

新校資治通鑑注

十



宋司馬光撰

宋遺民胡三省注

章鈺校記

新校資治通鑑注

二百九十四卷 序錄一卷

目次一卷 附進書表等一卷

後序一卷

通鑑釋文辨誤十二卷

後序一卷

胡刻通鑑正文校宋記述略一卷

第十冊 正書卷一八四至卷二〇〇

世界書局

新校資治通鑑注／(宋)司馬光撰；(宋)胡三省注；
章鈺校記
--一版.--臺北市：
世界，2009. 05 印刷
冊；公分
ISBN：978-957-06-0323-1 (全套：平裝)
1. 資治通鑑 2. 注釋

610.23

98007715

新校資治通鑑注

第十冊

621-
0521

著者／(宋)司馬光

發行人／閻初

發行者／世界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〇九三二號

地址／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十九號

電話／(〇二)二二二一—三三三四

傳真／(〇二)二二二一—七九六三

網址／www.worldbook.com.tw

劃撥帳號／〇〇〇五八四三七 世界書局

出版日期／二〇一〇年六月一版十五刷

定價／台幣一三〇〇〇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賜紫金魚袋臣
司馬光 奉敕編集
後學 天 台 胡三省 音 註

隋紀八起強國赤奮若（丁丑）六月，不滿一年。

恭皇帝下

義寧元年（丁丑、六一七）

1 六月，己卯，李建成等至晉陽。

2 劉文靜勸李淵與突厥相結，厥，九勿翻。考異曰：創業注云：「突厥去，覘人來報，文武入賀。帝曰：『且勿相賀，當爲諸君召而使之。』即自手與突厥書。」蓋溫大雅欲歸功高祖耳。今從唐書劉文靜傳。資其士馬以益兵勢。

淵從之，自爲手啓，卑辭厚禮，遣始畢可汗遺，于季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考異曰：創業注云：「仍命封題，署云『名啓』。所司請改啓爲書；帝不許。」按太宗云：「太上皇稱臣於突厥，蓋謂此時，但溫大雅諱之耳。」云：

「欲大舉義兵，遠迎主上，復與突厥和親，如開皇之時。若能與我俱南，願勿侵暴百姓；若但和親，坐受寶貨，亦唯可汗所擇。」始畢得啓，謂其大臣曰：「隋主爲人，我所知也，若迎以

來，必害唐公而擊我無疑矣。苟唐公自爲天子，我當不避盛暑，以兵馬助之。」卽命以此意爲復書。使者七日而返，將佐皆喜，請從突厥之言，使疏吏翻將，卽亮翻；下同。淵不可。裴寂、劉文靜皆曰：「今義兵雖集而戎馬殊乏，胡兵非所須，須者，意所欲也。而馬不可失；若復稽回，復，扶又翻。恐其有悔。」淵曰：「諸君宜更思其次。」寂等乃請尊天子爲太上皇，立代王爲帝，以安隋室；移檄郡縣；改易旗幟，雜用絳白，以示突厥。隋色尙赤。今用絳而雜之以白，示若不純於隋。幟，昌志翻。厥，九勿翻。淵曰：「此可謂『掩耳盜鐘』，此鄙語也；言盜鐘者惡鐘聲之聞而掩耳盜之，此可以自欺而不可以欺人也。然逼於時事，不得不爾。」乃許之，遣使以此議告突厥。使，疏吏翻。厥，九勿翻。

西河郡不從淵命，甲申，淵使建成、世民將兵擊西河；將，卽亮翻，又音如字，領也。考異曰：創

業注云：「命大郎、二郎率衆討西河。」高祖、太宗實錄但云「命太宗徇西河」，蓋史官沒建成之名耳。唐毀驕傳：「從隱

太子攻西河」。今從創業注。命太原令太原溫大有與之偕行，隋志，太原縣，舊曰晉陽，開皇十年，分置太原縣，

而改後齊所置龍山縣爲晉陽縣，二縣並帶太原郡。令，力正翻。曰：「吾兒年少，少，詩照翻。以卿參謀軍事；

事之成敗，當以此行卜之。」時軍士新集，咸未閱習，建成、世民與之同甘苦，遇敵則以身先之。先，悉薦翻。近道菜果，非買不食，軍士有竊之者，輒求其主償之，亦不詰竊者，詰，去吉

翻。軍士及民皆感悅。至西河城下，民有欲入城者，皆聽其入。郡丞高德儒閉城拒守，己丑，攻拔之。執德儒至軍門，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爲鸞，以欺人主，取高官，事見一百八十

二卷大業十一年。數，所具翻。又所主翻。吾興義兵，正爲誅佞人耳！爲，于僞翻。遂斬之。自餘不戮一人，秋毫無犯，各尉撫使復業，尉，與慰同。遠近聞之大悅。義師初起，而人心如此，固可以取天下矣。建成等引兵還晉陽，往返凡九日。還，從宣翻，又音如字。淵喜曰：「以此行兵，雖橫行天下可也。」言世民行兵有紀律也。遂定入關之計。

淵開倉以賑貧民，賑，津忍翻。應募者日益多。淵命爲三軍，分左右，通謂之義士。裴寂等上淵號爲大將軍，上，時掌翻。癸巳，建大將軍府；以寂爲長史，長，知兩翻。劉文靜爲司馬，唐儉及前長安尉溫大雅爲記室，大雅仍與弟大有共掌機密，武士護爲鎧曹，劉政會及武城崔善爲、太原張道源爲戶曹，晉陽長上邽姜暮爲司功參軍，太谷長殷開山爲府掾，此唐公開大將軍府，署置官屬，參用隋親王府、大將軍府、州郡官屬之制也。隋制，唯親王有掾、有屬、有記室，大將軍府有鎧曹，州郡有戶曹，皆行參軍也。煬帝改州爲郡，郡置諸司書佐，而書佐即參軍之職，行書佐即行參軍之職也。隋志，武城縣，屬清河郡；上邽縣，帶天水郡；太谷縣，屬太原郡，舊曰陽邑，開皇十八年改名。暮，一號翻。鎧，可亥翻。暮，與謨同。長，知兩翻。掾，以絹翻。長孫順德、劉弘基、竇琮及鷹揚郎將高平王長諧、天水姜寶誼、陽屯爲左、右統軍；高平縣，後魏置高平郡，隋已改爲平高縣。煬帝改秦州爲天水郡，因古郡名也。統軍，後魏所置。將，卽亮翻。統，他綜翻。自餘文武，隨才授任。又以世子建成爲隴西公，左領軍大都督，左三統軍隸焉；世民爲敦煌公，敦，大門翻。右領軍大都督，右三統軍隸焉；各置官屬。以柴紹爲右領軍府長史；

此左、右領軍，以總領左、右軍而名，非取隋十二衛左、右領軍之職而名也。諮議譙人劉瞻領西河通守。此大將軍府諮議參軍也。譙縣屬譙郡。瞻，而豔翻。守，式又翻。道源名河，開山名嶠，皆以字行。開山，不害之孫也。殷不害以孝行聞於陳、隋之間。

李密復帥衆向東都，復，扶又翻；下同。帥，讀曰率。丙申，大戰于平樂園。此蓋即漢、魏平樂觀之地爲園也。然漢、魏平樂觀在洛城西，隋既遷營新都，則平樂園當在都城東。樂，音洛。密左騎、右步，騎，奇寄翻。

中列強弩，鳴千鼓以衝之，東都兵大敗，密復取回洛倉。

突厥遣其柱國康鞘利等厥，九勿翻。鞘，所交翻。送馬千匹詣李淵爲互市，許發兵送淵入關，多少隨所欲。少，詩沼翻；下同。丁酉，淵引見康鞘利等，受可汗書，禮容盡恭，可，從刊入聲。汗，音寒。贈遣康鞘利等甚厚。擇其馬之善者，止市其半；義士請以私錢市其餘，淵曰：「虜饒馬而貪利，其來將不已，恐汝不能市也。吾所以少取者，示貧，且不以爲急故也，當爲汝貫之，爲于僞翻。貫，時制翻，賒也。不足爲汝費。」

乙巳，靈壽賊帥郝士陵，隋志，靈壽縣屬恆山郡。帥，所類翻。郝，丑之翻。帥衆數千降於淵，淵以爲鎮東將軍、燕郡公，帥，讀曰率。降，戶江翻。燕，因肩翻。仍置鎮東府，補僚屬，以招撫山東郡縣。

己巳，康鞘利北還。淵命劉文靜使於突厥以請兵，使，疏吏翻；下同。私謂文靜曰：「胡騎入中國，生民之大蠹也。騎，奇寄翻。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劉武周引之共爲邊患；又，胡馬行牧，不

費芻粟，聊欲藉之以爲聲勢耳。數百人之外，無所用之。」觀唐公之言，豈若肅、代及石晉之君所爲哉！

秋，七月，煬帝遣江都通守王世充將江、淮勁卒，將軍王隆帥邛黃蠻，按唐書，邛部有烏蠻、白蠻，又謂羣蠻種類多不可記，意必有黃蠻也。守，式又翻；下同。充將，即亮翻，又音如字，領也。帥，讀曰率；下同。

邛，渠容翻。河北大使太常少卿韋霽、河南大使虎牙郎將王辯等二人蓋皆討捕大使也。使，疏吏翻。

少，始照翻。將，即亮翻；下同。各帥所領同赴東都，相知討李密。帥，讀曰率。考異曰：「雜記：「四月，世充

帥淮南兵萬人援東都。世充行至彭城，懼密衆之盛，自以兵少不敵，乃間行自黎陽濟河而至。七月，世充帥留守兵二萬擊密無功。」今從略記、蒲山公傳。霽，世康之子也。韋世康，開皇四大總管之一。

壬子，李淵以子元吉爲太原太守，留守晉陽宮，後事悉以委之。守，式又翻。癸丑，淵帥甲

士三萬發晉陽，立軍門誓衆，并移檄郡縣，諭以尊立代王之意；西突厥阿史那大柰亦帥其

衆以從。大業八年，分大柰之衆居樓煩，故今亦從淵。帥，讀曰率。厥，九勿翻。從，才用翻。甲寅，遣通議大夫

張綸將兵徇稽胡。稽胡部落居汾、石間。丙辰，淵至西河，慰勞吏民，勞，力到翻。賑贍窮乏；民

年七十以上，皆除散官，朝議等八郎，武騎等八尉，皆散官也。賑，津忍翻。贍，而豔翻。散，悉賣翻。其餘豪俊，

隨才授任，口詢功能，手註官秩，一日除千餘人；受官皆不取告身，唐志：補官者皆給以符，謂之告

身，猶今言付身也。各分淵所書官名而去。淵入雀鼠谷；壬戌，軍賈胡堡，賈胡堡，在霍邑西北。括地

志：汾州靈石縣有賈胡堡。賈，音古。去霍邑五十餘里。代王侑遣虎牙郎將宋老生帥精兵二萬屯

霍邑，將，卽亮翻。左武侯大將軍屈突通〔章：十二行本「通」下有「將驍果數萬」五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屯河東以拒淵。屈，區勿翻。會積雨，淵不得進，遣府佐沈叔安等將羸兵還太原，更運一月糧。將，如字，卽良翻。羸，倫爲翻。還，從宣翻，又音如字。乙丑，張綸克離石，殺太守楊子崇。煬帝改石州爲離石郡。

劉文靜至突厥，見始畢可汗，請兵，且與之約。厥，九勿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考異曰：唐劉文靜傳曰：「始畢曰：『唐公起事，今欲何爲？』」文靜曰：『皇帝廢冢嫡，傳位後主，致斯禍亂。唐公國之懿戚，不忍坐觀成敗，故起義軍，欲黜不當立者。』創業起居注先已再遣使至突厥，不容始畢方有此問。今不取。曰：「若入長安，民衆土地入唐公，金玉繒帛歸突厥。」繒，慈陵翻。厥，九勿翻。始畢大喜，丙寅，遣其大臣級失特勒先至淵軍，告以兵已上道。上，時掌翻。

淵以書招李密。考異曰：壺關錄云：「高祖屯壽陽，遣右衛將軍張仁則齎書招李密。」蒲山公傳：「密答書曰：『使至，辱今月十九日書』，按長曆是月己酉朔，十九日丁卯，不應己已還至霍邑，又發書日不應猶在壽陽。今皆不取。

密自恃兵強，欲爲盟主，〔章：十二行本「主」下有「己已」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使祖君彥復書曰：「與兄派流雖異，根系本同。唐公出於李虎，密出於李弼，是異派也。然李弼之先，本遼東襄平人。李虎祖西涼，本隴西成紀人。所謂根系，但同姓耳。自唯虛薄，爲四海英雄共推盟主。『唯』，當作『惟』。惟，思也。詳見審是。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於咸陽，以謂代王。殪商辛於牧野，以謂煬帝。殪，於計

翻。豈不盛哉！」且欲使淵以步騎數千自至河內，煬帝改懷州爲河內郡。騎，奇寄翻。面結盟約。淵得書，笑曰：「密妄自矜大，非折簡可致。吾方有事關中，若遽絕之，乃是更生一敵；不如卑辭推獎以驕其志，使爲我塞成皋之道，綴東都之兵，塞成皋之道，則江都信使不通；綴東都之兵，則不得西應長安。折之舌翻。爲，于僞翻。塞，悉則翻。我得專意西征。俟關中平定，據險養威，徐觀鵠蚌之勢以收漁人之功，未爲晚也。」戰國策：趙且伐燕，蘇代爲燕說趙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鵠啄其肉，蚌合而拑其喙，鵠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蚌脯。』蚌亦謂鵠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見死鵠。』漁父見而并獲之。今燕、趙相持，臣恐強秦之爲漁父也。」唐公欲使李密與東都相持而已收漁人之利。鵠，餘律翻。乃使溫大雅復書曰：「吾雖庸劣，幸承餘緒，出爲八使，漢順帝遣八使，唐公使山西、河東，故云然。使，疏吏翻；下同。入典六屯，隋制，六軍十二衛，唐公嘗爲將軍，故云。顛而不扶，通賢所責。所以大會義兵，和親北狄，共匡天下，志在尊隋。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爲牧，非子而誰！老夫年逾知命，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唯弟早膺圖籙，以寧兆民！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屬籍，宗屬之籍。長，知兩翻。復封於唐，斯榮足矣。殫商辛於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於咸陽，未敢聞命。汾晉左右，尙須安輯；盟津之會，未暇卜期。」盟，讀曰孟。密得書甚喜，以示將佐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將，卽亮翻。自是信使往來不絕。

雨久不止，淵軍中糧乏；劉文靜未返，或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襲晉陽；淵召將佐謀北

還。厥，九勿翻。還，從宣翻，又音如字。裴寂等皆曰：「宋老生、屈突通連兵據險，未易猝下。屈，居勿翻。易，以鼓翻。」李密雖云連和，姦謀難測。突厥貪而無信，唯利是視。武周，事胡者也。太原一方都會，且義兵家屬在焉，不如還救根本，更圖後舉。」李世民曰：「今禾菽被野，何憂乏糧！老生輕躁，一戰可擒。被，皮義翻。躁，則到翻。李密顧戀倉粟，未遑遠略。武周與突厥外雖相附，內實相猜。武周雖遠利太原，豈可近忘馬邑！本興大義，奮不顧身以救蒼生，當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遽已班師，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爲賊耳，還，從宣翻，又音如字。何以自全！」李建成亦以爲然。淵不聽，促令引發。世民將復入諫，令，力丁翻。復，扶又翻。會日暮，淵已寢；世民不得入，號哭於外，聲聞帳中。號，戶刀翻。聞，音問。淵召問之，世民曰：「今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衆散於前，敵乘於後，死亡無日，何得不悲！」淵乃悟曰：「軍已發，柰何？」世民曰：「右軍嚴而未發；嚴，裝也。左軍雖去，計亦未遠，請自追之。」淵笑曰：「吾之成敗皆在爾，知復何言，復，扶又翻。唯爾所爲。」世民乃與建成障：十二行本「成」下有「分道」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夜追左軍復還。復，音如字。

考異曰：創業注：「帝集文武官人及大郎、二郎等而謂之曰：『以天贊我而言，應無此勢；以人事見機而發，無有不爲。』借遣吾當突厥、武周之地，何有不來之理。諸公謂云何？」議者以『老生、屈突通相去不遠；李密譎詐，姦謀難測；突厥見利而行；武周，事胡者也；太原一都之會，義兵家屬在焉。愚夫所慮，伏聽教旨。』唐公顧謂大郎、二郎曰：『爾輩何

如？』對曰：『武周位極而志滿，突厥少信而貪利，外雖相附，內實相猜。突厥必欲求利太原，寧肯近忘馬邑！武周悉其此勢，未必同謀同志。老生、突厥奔競來拒，進闕圖南，退窮自北，還無所入，往無所之，畏瀾先沈，近於斯矣。今禾菽被野，人馬無憂，坐即有糧，行即得衆。李密戀於倉粟，未追遠略。老生輕躁，破之不疑。定業取威，在茲一決。諸人保家愛命，言不可聽。雨罷進軍，若不殺老生而不取霍邑，兒等敢以死謝！』唐公喜曰：『爾謀得之，吾其決矣。三占從二，何藉與言。懦夫之徒，幾敗乃公事耳。』太宗實錄盡以爲太宗之策，無建成名，蓋沒之耳。據建成同追左軍，則是建成本亦不欲還也。今從創業注。丙子，太原運糧亦至。

，武威鷹揚府司馬李軌，煬帝改涼州爲武威郡。各郡置鷹揚府，有郎將、副郎將、長史、司馬。家富，好任俠；好，呼到翻；下同。薛舉作亂於金城，是年，夏四月，薛舉起。軌與同郡曹珍、關謹、梁碩、李贇、安脩仁等謀曰：贇，於倫翻。「薛舉必來侵暴，那官庸怯，勢不能禦，吾輩豈可束手并妻孥爲人所虜邪！孥，音奴。邪，音耶。不若相與并力拒之，保據河右以待天下之變。」衆皆以爲然，欲推一人爲主，各相讓，莫肯當。曹珍曰：「久聞圖讖李氏當王；讖，楚譚翻。今軌在謀中，乃天命也。」遂相與拜軌，奉以爲主。丙辰，軌令脩仁集諸胡，令，力丁翻。安氏，涼州豪望，世爲民夷所附，故使之集諸胡。軌結民間豪傑，共起兵，執虎賁郎將謝統師、郡丞韋士政。贇，音奔。將，卽亮翻。統，他綜翻。軌自稱河西大涼王，置官屬並擬開皇故事。關謹等欲盡殺隋官，分其家貲，軌曰：「諸人旣逼以爲主，當稟其號令。今興義兵以救生民，乃殺人取貨，此羣盜耳，將何以濟！」於是

統師爲太僕卿，士政爲太府卿。西突厥闕度設據會寧川，大業八年，分闕度設居會寧。厥，九勿翻。

自稱闕可汗，請降於軌。可，從刊入聲。汗，音寒。降，戶江翻。

薛舉自稱秦帝，考異曰：唐高祖實錄：武德元年四月辛卯，舉稱尊號。按今冬舉敗，問褚亮曰：「天子有降事否？」是則已稱尊號也。今從唐書舉傳。立其妻鞠氏爲皇后，子仁果爲皇太子。遣仁果將兵圍天水，克之，舉自金城徙都之。仁果多力，善騎射，將，即亮翻。騎，奇寄翻。軍中號萬人敵；然性貪而好殺。嘗獲庾信子立，怒其不降，磔於火上，稍割以噉軍士。庾信自梁入關，有文名。史言薛仁果在兵間不能收禮文藝名義之士，卒以敗亡。好，呼到翻。降，戶江翻。磔，陟格翻。噉，徒盞翻。及克天水，悉召富人，倒懸之，以醋灌鼻，責其金寶。舉每戒之曰：「汝之才略足以辦事，然苛虐無恩，終當覆我國家。」

舉遣晉王仁越將兵趨劍口，至河池郡；太守蕭瑀拒卻之。劍口，劍門關口。舉指授仁越，使之趨劍口，未至，而蕭瑀以河池拒之，遂退卻。將，即亮翻；下同。趨，七喻翻，又遂須翻。瑀，音禹。守，式又翻。又遣其將常仲興與濟河擊李軌，與軌將李贇戰於昌松。隋志：昌松縣，屬武威郡。仲興舉軍敗沒。軌欲縱遣之，贇曰：「力戰獲俘，復縱以資敵，將焉用之！不如盡阬之。」復，扶又翻；下同。焉，於乾翻。軌曰：「天若祚我，當擒其主，此屬終爲我有；若其無成，留之何益！」乃縱之。李軌不殺隋官，縱薛舉兵，皆有人君之言；其才略不足以濟，則徒言無益也。未幾，攻張掖、敦煌、西平、枹罕，皆克之，幾，居豈翻。敦，徒門翻。枹，音膚。盡有河西五郡之地。

煬帝詔左禦衛大將軍涿郡留守薛世雄將燕地精兵三萬討李密，燕，因肩翻。命王世充等諸將皆受世雄節度，所過盜賊，隨便誅翦。世雄行至河間，軍於七里井，七里井，蓋其地去河間七里，故名。竇建德士衆惶懼，悉拔諸城南遁，聲言還入豆子畝。畝，各朗翻。世雄以爲畏已，不復設備，建德謀還襲之。其處去世雄營百四十里，建德帥敢死士二百八十人先行，帥，讀曰率。令餘衆續發，建德與其士衆約曰：「夜至，則擊其營；已明，則降之。」降，戶江翻；下同。未至一里所，天欲明，建德惶惑議降；會天大霧，人咫尺不相辨，建德喜曰：「天贊我也！」贊，助也。遂突入其營擊之，世雄士卒大亂，皆騰柵走。世雄不能禁，與左右數十騎遁歸涿郡，考異曰：革命記：「帝以李密在洛口，征遼回日，令右翊衛將軍薛世雄於留鎮兵內簡練精銳及幽、易驍勇討密，經過之處，若有草糧，隨便誅翦，仍令王世充等諸軍並取世雄處分。世雄乃自領精兵六萬，四月末，至河間郡城下作營，州縣皆備牛酒軍糧以待薛將軍。時建德以無糧食，兵士先皆分散，餘軍不滿千人，在武強縣境收麥充食，聞世雄兵至河間，惶懼無計。問一女巫：「欲走避之，如何？」巫云：「不免。」問：「欲首如何？」巫云：「亦不吉。」問：「欲掩其不備擊之，如何？」巫云：「今夜天未明到，大吉。」卜時，日巳午；卜處，去河間一百四十里。建德簡精兵二百八十人先行，餘勒續發。建德與衆決云：「夜到即打，明即降之，吉凶之事，在此舉耳。」遂行。去世雄營二里，天已屬明，又聞吹角聲擬發，建德惶惑欲降。須臾，大霧忽起，建德曰：「此天助我也。」遂引兵入營攻之，兵遂大亂。世雄左右先已裝束擬發，世雄遂得上馬奔走，仍中數槍，僅而獲免。幽、易之士，並不欲作留鎮兵，先無鬪意，既不知賊多少，悉棄甲奔亡，遂使山東賊勢轉盛。李密先招慰

河北州縣，多悉從之。世雄愾憤而卒。唐竇建德傳云：「七月，世雄討之，建德帥敢死士千人襲之，世雄以數百騎遁去。」今從隋薛世雄傳，以建德傳、革命記參之。愾，發病卒。志，於避翻。卒，子恤翻。建德遂圍河間。

10 八月，己卯，雨霽。庚辰，李淵命軍中曝鎧仗行裝。鎧，可亥翻。辛巳旦，東南由山足細道趣霍邑。趣，七喻翻，又遂須翻。淵恐宋老生不出，李建成、李世民曰：「老生勇而無謀，以輕騎挑之，挑，徒了翻。理無不出；脫其固守，則誣以貳於我。彼恐爲左右所奏，安敢不出！」淵曰：「汝測之善，老生不能逆戰賈胡，謂淵屯賈胡堡時，老生不能逆戰。賈，晉古。吾知其無能爲也！」淵與數百騎先至霍邑城東數里以待步兵，使建成、世民將數十騎至城下，舉鞭指麾，若將圍城之狀，且詬之。騎，奇寄翻。詬，苦候翻。老生怒，引兵三萬自東門、南門分道而出，淵使殷開山趣召後軍。趣，讀曰促。後軍至，淵欲使軍士先食而戰，世民曰：「時不可失。」淵乃與建成、陳於城東，世民陳於城南。陳，讀曰陣；下同。淵、建成戰小卻，世民與軍頭臨淄段志玄自南原引兵馳下，新唐志曰：武德元年，改鷹揚郎將曰軍頭。蓋起兵之初，已置軍頭也。後又改軍頭爲驃騎將軍。隋志，臨淄縣屬北海郡。衝老生陳，出其背，世民手殺數十人，兩刀皆缺，流血滿袖，灑之復戰。淵兵復振，復，扶又翻。因傳呼曰：「已獲老生矣！」老生兵大敗，淵兵先趣其門，趣，七喻翻。門閉，老生下馬投塹，劉弘基就斬之，僵尸數里。塹，七豔翻。僵，居良翻。日已暮，淵即命登城，時無攻具，將士肉薄而登，遂克之。淵賞霍邑之功，軍吏疑奴應募者不得與良人同，淵曰：「矢石之間，不辨貴賤，論勳之

際，何有等差，宜並從本勳授。」壬午，淵引見霍邑吏民，勞賞如西河，勞力到翻。選其丁壯使從軍；關中軍士欲歸者，並授五品散官，煬帝置散職九大夫，朝請大夫正五品，朝散大夫從五品。散，悉但翻。遣歸。既順其歸志，又以動關中士民之心。或諫以官太濫，淵曰：「隋氏吝惜勳賞，此所以失人心也，柰何效之！且收衆以官，不勝於用兵乎！」

丙戌，淵入臨汾郡，平陽，古郡名，後改置唐州，後改爲晉州，開皇初，改郡曰平河；平陽縣改曰臨汾縣，惡平陽之名也；大業初，改曰臨汾郡。慰撫如霍邑。庚寅，宿鼓山。鼓山，在絳郡北。絳郡通守陳叔達拒守；通守，式又翻。煬帝改絳州爲絳郡。辛卯，進攻，克之。叔達，陳高宗之子，有才學，淵禮而用之。

癸巳，淵至龍門，龍門縣屬河東郡，在郡東北。劉文靜、康鞘利以突厥兵五百人、馬二千匹來至。淵喜其來緩，謂文靜曰：「吾西行及河，突厥始至，兵少馬多，皆君將命之功也。」厥，九勿翻。少，詩沼翻。

汾陽薛大鼎說淵：按新唐書，薛大鼎，蒲州汾陰人。隋、唐志亦皆無汾陽縣，陽當作陰。說，式芮翻。「請勿攻河東，自龍門直濟河，據永豐倉，傳檄遠近，關中可坐取也。」淵將從之。諸將請先攻河東，乃以大鼎爲大將軍府察非掾。察非掾，言使之察姦非，若漢刺姦掾也。煬帝時左、右候衛府增置察非掾。諸將，卽亮翻。掾，俞絹翻。

河東縣戶曹任瓌，河東縣，帶河東郡，舊曰蒲坂，開皇十六年改名。隋制，縣置金、戶、兵、法、士等曹佐。任，音

壬·瓌，古回翻。說淵曰：「關中豪傑皆企踵以待義兵。瓌在馮翊積年，瓌、仁壽中爲馮翊韓城尉，說，式芮翻。企，去智翻。知其豪傑，請往諭之，必從風而靡。義師自梁山濟河，指韓城，逼郃陽。梁山，在韓城縣界，臨河，卽左傳所謂梁山崩者也。韓城，郃陽二縣皆屬馮翊郡，隋所置也。杜佑曰：同州韓城縣，漢爲夏陽縣，有梁山、龍門山。宋白曰：今韓城縣西南三里有夏陽故城，乃韓國故城。今縣理南二十五里有少梁故城。隋文帝分郃陽故城，於此置韓城縣，以古韓城爲名。郃，古杏翻。蕭造文吏，必當望塵請服。孫華之徒，皆當遠迎，然後鼓行而進，直據永豐，雖未得長安，關中固已定矣。」淵悅，以瓌爲銀青光祿大夫。隋制，銀青光祿，散職，從三品。

時關中羣盜，孫華最強；丙申，淵至汾陰，以書招之。汾陰縣屬河東郡。己亥，淵進軍壺口，隋志：文城郡昌寧縣有壺口山。河濱之民獻舟者日以百數，仍置水軍。壬寅，孫華自郃陽輕騎渡河見淵。騎，奇寄翻；下同。淵握手與坐，慰獎之，以華爲左光祿大夫、武鄉縣公，領馮翊太守，隋制，散職左光祿，正二品。馮翊縣，後魏曰華陰，西魏改曰武鄉，大業初，改曰馮翊。今以開皇舊縣名封華。守，式又翻。其徒有功者，委華以次授官，賞賜甚厚。使之先濟；繼遣左右統軍王長諧、劉弘基及左領軍長史陳演壽、陳演壽，建城府元僚。長，知兩翻。金紫光祿大夫史大柰，金紫光祿，散職，正三品。將步騎六千自梁山濟，營於河西以待大軍。以任瓌爲招慰大使，瓌說韓城，下之。淵謂長諧曰：「屈突通精兵不少，任，音壬。瓌，古回翻。使，疏吏翻。說，式芮翻。少，詩沼翻。相去五十餘里，不敢來戰，